

齐鲁新闻

名专栏

张作生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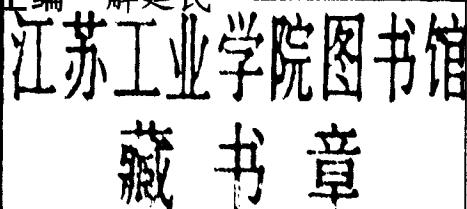
NEWS
NEWS
NEWS
NEWS
NEWS
NEWS
NEWS
NEWS
NEWS
NEWS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齐鲁新闻名专栏

主编 张作生

副主编 郭文民

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齐鲁新闻名专栏/张作生主编. —济南：
山东大学出版社, 2004. 5
ISBN 7-5607-2778-6

I. 齐…
II. 张…
III. 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3086 号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:250100)
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7.75 印张 441 千字
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~2100 册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
凡购本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

前　　言

山东新闻名专栏(节目)奖,是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、山东省新闻学会主办的全省新闻界综合性优秀新闻专栏(节目)最高奖。

山东新闻名专栏奖的评选,旨在检阅全省新闻媒体专栏(节目)的实绩,鼓励新闻传媒努力办好新闻专栏(节目),多出精品,多出人才,以新闻名专栏(节目)为龙头,不断更新传播形式,提高宣传质量,增强社会效果,更好地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,为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。

山东新闻名专栏(节目)于1998年设立,每两年评选一次,到2003年共评选了三届。本书将第三届山东新闻名专栏(节目)奖的30个作品集纳成册,结集出版,以期扩大影响,相互借鉴,共同提高。

编　　者
2003年12月18日

目 录

报 纸

周末人物	(3)
一周新闻观察	(23)
城市走笔	(37)
倒头条新闻	(51)
前卫论坛	(63)
畅言坛	(81)
党报热线	(90)
百姓故事	(106)
球话实说	(116)
新经济周评	(128)
我爱潍坊	(141)
一线传真	(156)
文明就差这一点	(170)
乡 韵	(176)
农科园地	(187)

广 播

山东新闻	(199)
------	-------

新闻焦点	(218)
法眼看社会	(242)
交通雷达网	(265)
1377 清晨新闻	(296)
大众传呼	(314)
记者观察	(332)

电 视

今日报道	(349)
道德与法制	(369)
每日新闻	(394)
今晚 20 分	(423)
生活在线	(443)
体育人生	(479)
田园风	(513)
聚 焦	(538)

附 录

第一届山东新闻名专栏(节目)目录(1998 年)	(556)
第二届山东新闻名专栏(节目)目录(2000 年)	(557)

报 纸

山东新闻名专栏(节目)

周末人物

主办单位：大众日报

创办日期：1998 年

栏目周期：每周一期

栏目所在版面：大众周末一版

栏目负责人：郭爱凤

《周末人物》简介

《周末人物》是《大众日报》周末版的一个主打栏目。从1995年大众周末创刊时开办,到如今已坚持了8年。该栏目的编辑思想从一开始就定为:高要求、高格调、高品位;所报道的人物坚持新闻导向正确、报道内容真实。2000年该栏目首次被评为中国新闻奖“名专栏”和山东新闻名专栏。

从2001年后,根据大众日报的整体改革要求,更加明晰了该栏目的定位,即在延续原有编辑方针的前提下,对该栏目又有了新的要求:内容上坚持采写文化科技界名家人物;范围上走出山东,放眼全国,瞄准那些全国的文化名人;思想上则以能够提升读者人文素质为追求。袁隆平、季羡林、厉以宁、丁肇中、陈章良、戚发轫、袁家军等一批“大家”成了该版主角。编排上也保持疏朗清新、稳重大方的风格,符合党报主导读者群的心理阅读需求。2002年,该栏目再次被评为中国新闻奖“名专栏”和山东新闻“名专栏”。

《周末人物》经多年经营,目前已成为《大众日报》的一个精品栏目,为使该栏目更加符合“三贴近”要求,从明年开始,该栏目从报道内容上会有一些调整,对名家名人的报道,将加重名人的生活与情感的分量,增加文章的可读性,同时,对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彩人生,也将给予关注。

代表作品

大德必得其寿

——学界泰斗季羡林 90 华诞纪事

宋茂祥

8月6日，各界知名人士云集古运河畔的临清市，祝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90寿辰。

季老1911年8月6日生于清平县（现归临清市）官庄。他学贯中西，治学勤奋严谨，是我国东方学的开拓者和领路人，是世界上极少通晓梵巴语、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。8月5日，他提前一天回到自己的故乡，会亲友、观市容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三夜。

记者亲眼目睹了季老的处世为人，聆听了季老的谆谆教诲，并从他的亲人故友之中得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“肯将衰朽惜残年”

8月7日上午，在临清市委、市政府为季老举行的90华诞茶话会上，两队少先队员手捧鲜花，站在季老的面前，高声致辞：您经历过多少人间沧桑，您品尝过多少苦辣酸甜，您是学界的泰斗，您是东方文化的脊梁，您像一只蜜蜂，为人类酿造芬芳……

面对着天真无邪的孩子，面对着祖国的花朵，听着孩子们发自

肺腑的致辞，季老的眼睛湿润了。他站立的双腿，激动得有点儿发抖。致辞完毕，季老才坐下，用手巾擦了一下眼泪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今天太高兴了，太激动了。同时也很惭愧，我一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是个很平常的人。”

季老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。8月5日祭祖会客，忙活了一天，年轻人都觉得腰酸腿疼，早晨美美地睡一觉。可是，季老凌晨4点就起床了，他为100多亲朋好友签名留念。8点半冒着摄氏三十五六度的高温，参加为他祝寿的书画展，汗水浸湿了他的白布褂。他的助手李玉洁说，季老几十年来都是这个习惯，早晨4点准时起床，看书、写作，一直工作到七点半，才到门外走一走，白天参加各种活动。

前几年，季老在为《临清市志》作序时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：我虽已老迈驽钝，“肯将衰朽惜残年”。我愿追随诸君之后，竭尽绵薄，为自己的桑梓之邑作最后的冲刺。

季老的这段话是对他“毕生倾全力以赴、锲而不舍地研究课题”的真实写照。季老除了每天凌晨4点到7点半这三个半小时有保证外，上午和下午，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、各色人等的拜访分割得支离破碎。季老的一篇篇大作，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是一滴滴从时间里挤出来的。

季老说，北宋欧阳修写文章多在三上：马上、枕上、厕上。我写文章，则多在会上、飞机上、路上。现在会议太多，好多会议我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，就能抓住讲话的全部内容。这时候，我往往一边听会，一边构思写文章。

季老对会议时间“优化组合”得很好。在本地开会，他总是提前到，有一段等会的时间；到外地开会，一般是前一天到会，也有休息一下的时间，季老就把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利用起来构思写文章。如《怀念西府海棠》一文，是季老1987年4月26日去上海开会时写的。刚刚到达住所，“行袋甫卸，倦意犹存。在京构思多日的这

篇短文，忽然躁动于心中，于是悚然而起，援笔立就，如有天助，心中甚喜”。季老还讲了一个会中写文章的故事。一次开会，我拿出开会的请柬来写东西，眼看快写满了，旁边坐着的一位先生朝我笑了笑，把他那张开会的请柬也递了过来，于是我又埋头写起来。

季老真像一只蜜蜂，每时每刻都在为人类酿造着甘甜。

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”

值季老 90 华诞之际，全国学术界的名流和当地的党政要员，纷纷发来贺词、贺电，或亲自前来祝寿。季老心潮澎湃，感动不已。季老的弟子高虹博士说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季老的评价非常高。1998 年 4 月 29 日，在北大百年华诞前夕，江泽民总书记到北大看望师生时，曾对季老说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季老的名气确实很大。他的头衔有 50 多个，而且在他兼职的各个领域都是最高权威，学问之博，领域之广，在国内外学者中实属罕有。季老戏称自己是“杂家”，说自己翻译与创作并举，语言、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，对比较文学、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，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“杂家”，至今仍是东抓西抓，乐此不疲，并决心以“杂家”终了。事实上，这只是先生的自谦之词，因为他是博而专的，东方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民族学家、翻译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、作家……多方面的专家集于一身。仅就“语言学家”一方面来说，季老就精通英语、德语、拉丁语、梵语、巴利语、吠陀语，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通晓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，还能阅读俄文、法文专业书。在史学领域季老是印度史、佛教史的最高权威，精通印度的语言文化。总之，季老兼容百家，学贯中外，造诣精深，治学勤奋严谨，是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便享有盛名的学界泰斗。

季老非常重视文化交流。他认为，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文化史，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。季老主张，在西方各国

之间，在东方各国之间，特别在东方与西方之间，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，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，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，一定要有根有据，决不能捕风捉影。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，借以知古，借以鉴今，期能有助于我们的文艺创作。

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

季老非常赞成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名言，他严格遵守做人的准则和社会的公德，道德文章为世人所景仰。

8月5日，季老来到祖父母和父母坟前。这是一片宽阔的空地，一株泡桐拔地而起，枝干如铁，华盖若云。坟前立有两块墓碑，碑文为季老亲书。先生献了花圈，跪拜三叩首，眼里噙满了泪水。季老事后说，一个人要爱国，首先要爱家乡、爱父母。子女对父母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恩情。

季老尊重父母，更尊重别人。季老的曾孙子、现任临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季孟祥告诉记者：1998年8月6日，我去给老爷爷拜寿，这天来拜寿的人很多。每当客人走时，他总是送出门外，走到楼前的平地上，看着来人坐上车或骑上自行车。招手致意后才回屋去。我劝他不要送了，他执意不肯，并说：“这是我多年给自己定的规矩，不能改。”无论男女老幼，鸿儒白工，甚至不相识的贸然闯进来的不速之客，他总是以礼相待，从来不摆大学者的架子。这一点，记者深有感触。采访季老的过程中，他始终和蔼可亲，举止有礼。见面告别，他不顾年事已高，都要站起来，和记者握手。

季老非常讨厌摆架子的人。他说，这是一种极端低级趣味的表现。我的做法是：先礼后兵。不管你是多大的官，初见面，我总是彬彬有礼。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，从此我就不理你，见了面也不打招呼。

季老毕生严格要求自己，非常重视修身养性。季老说，他非常

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,动不动就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要多,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,逢会必讲,每讲必长,弄得与会者很不耐烦。季老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:“老年之人,刹车失灵,戒之在说。”在各种会议上,从来不抢先发言或打断别人的发言,而是耐心地听别人讲完,轮到自己讲话时,也总是非常谦和地讲一些务实的话,从不夸夸其谈。

季老待人有“规矩”,待物也有“规矩”。季孟祥说,老爷爷一生热爱小动物,尤其爱猫。我给他送去了一对波斯猫,常常到处小便。有时他正写着文章,一泡猫尿浇在上面,他也不着急。他说,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,决不打小猫一巴掌。

季老最恼不守“规矩”的人。李玉洁先生告诉记者,有一个单位,请季老讲几句话,事前没有告诉他拿去做广告。广告播放以后,季老非常生气,一连几天吃不好饭,认为是受了骗。

活到老干到老,是季老的一个大“规矩”。曾任临清市人大副主任的马景瑞回忆说:1993年我从市政府转入市人大工作。季老见到我时,语重心长地说,现在工作清闲了,可以静下心来看点书,写点东西了。我写的一些东西,大部分是在60岁以后搞出来的。季老主张,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,而不是相反。青年人有接力棒在手,世界是他们的,未来是他们的,希望是他们的。吾辈老年人的天职是尽上自己仅存的精力,帮助他们前进。必要时要躺在地上,让他们踏着自己的躯体前进。

一要爱国,二要吃苦

8月7日,季老来到家乡人给他修建的资料馆,边参观边夸:“办得不错,办得不错。”

“季羡林先生资料馆”是1998年2月临清市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建立的。季老说,临清党政机关决议为我建资料馆,受之有愧,辞之不恭。只能把这件事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,更加努力学

习和工作。

季老说，我这个人没有多少优点。要说有，就两条：一是爱国。在德国时，曾和英国剑桥大学签订了协议，去那里教书，但回国后我没有再去。二是比较吃苦。现在有些人，是懒虫、懒蛋，把大好光阴都浪费掉了。

追寻季老的足迹，充分印证了季老的两个优点。他说，1935年，我到德国留学，身处异国他乡，心中常想，我是中国人，到了外国，就代表中国。自己学习砸了锅，丢个人的脸是小事，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。在饥饿和轰炸的交相压迫下，日夜苦读，为此患了严重的失眠症。1942年，我获得了博士学位，我感到非常欣慰，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。

谈起吃苦，季老有一段生动具体的描述：我面对汪洋浩瀚的《四库全书》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，枯坐在那里，夏天要忍受书库摄氏三十五六度的酷暑，挥汗如雨，耐心地看下去。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，便欣喜如获至宝。但有时也枯坐半个上午，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“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”，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，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，返回家来。

品味季老的话，对我们青年一代来说，真是受益匪浅。

大德必得其寿

90岁高龄的季老，8月5日还到温泉游泳，谢绝别人的搀扶，自己搓背。白天辛劳一天，凌晨4点照常起来读写。面对精力过人的季老，不少人纳闷：季老的长寿秘诀是什么？

季老的回答是：没有秘诀，倒有一个“三不主义”，就是不锻炼、不挑食、不嘀咕。

季老毕生竭尽全力为祖国、为人民做工作，特别是到了晚年更是如此。他计划要做的事，其数量和繁重程度，连一些青年人也望而却步。他却说：“只有这样，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，才能获得安

慰。”一个人的心情经常处于“宁静”状态，并且得到不断的“安慰”，不正是得以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吗？季老说，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，那么我的秘诀就是：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，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。记者猜测，季老说的“不锻炼”，是指不要仅仅注意锻炼形体，更要注意锻炼脑筋。用脑筋不停地思考问题比什么都重要。

季老对人非常敦厚。他对故乡的小伙伴杨狗，对九叔家的保姆王妈，对德国哥廷根的老房东欧朴尔太太，对北大朗润园中的小朋友，都是真诚相待。就是对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的人，也总能容忍，待之以礼。季老编了个顺口溜说：“相互恩爱，相互诚恳，相互理解，相互容忍，出以真情，不杂私心，家庭和睦，其乐无限。”在小家庭和社会大家庭中，季老都是这么做的。

季老一生淡泊名利，视金钱富贵如粪土。看到有的人到了晚年愁这愁那，他觉得不可理解。季老对自己寿命长短也从不放在心上。他说，死是自然规律，谁也违抗不得，用不着自己操心。季老遇事想得开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无忧无虑，不烦不躁，达观乐天。季老说，他提出的“三不主义”，以“不嘀咕”为最重要。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，而是乐观愉快，吃得下，睡得着，有问题设法解决之，有困难设法克服之，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，也决不毫无原则地随遇而安，玩世不恭。“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有这样的心境，焉能不健康长寿。

为季老过 90 华诞，聆听一代国学大师的教诲，悟出了古人那句话的道理：“大德必得其寿。”